

蕉/窗/漫/笔

花好人圆

宋燕

入了腊月,空气里便有了春的气息。春来,花开。总有一些花开在我们的生命里。

小学六年级那年临近寒假,父母带着我和哥哥搬进了单位新修的家属院。那是我第一次住进三室一厅的套间房,雪白的粉墙,光洁的地面,明亮的玻璃窗……

冬夜,家里亮起温暖的灯。母亲找出一本还没来得及挂的崭新的旧月历,用剪刀裁去下面的日期,便成了上好的年画。父亲站在高处,将那些年画一页页地贴在墙上。哥哥和我就兴奋地大呼大叫作指挥:“哎哟,这边这边……哎哟,那边高了……”那时的父亲还很年轻,削脸高鼻深目,一头浓密的黑发,如同当日他身上穿的,黑色的太空服般光亮可鉴。

转眼,放了寒假。那一年期末我考了班里第一名,哥哥的成绩也意外地好,那真是我记忆里最美的一个寒假,和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岁末了。整个空气里,似乎都溢满了热腾腾的欢乐的气氛。母亲去理发店新烫了头发,波浪般的发卷轻轻地挂在她的耳后,让她的脸显得那般皎洁又明朗。她从理发店回来的时候,买了一只当年最时兴的,透明网纱蝴蝶结,别在我的马尾辫上。我高兴地对着镜子扭来扭去,然后弯下腰开心地笑。

向来不爱花草的父亲,心血来潮地种了一盆水仙。白底蓝花的小圆盆里,一棵刚露出一点点绿芽的水仙静立在水中央,温婉又静谧,像是传说中洁白无瑕的凌波仙子。小小的花儿,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我的心,真像是歌里唱的那般“一日看三回,看到花时过……”在我看过N天后,我们的水仙终于抽了叶,含了苞。

那一盆娇弱的水仙花,仿佛一朵细微却明亮的火焰,就那样不动声色地点燃了我少年时的岁月。后来,无数次地忆起,都觉得那是此生最令我魂牵梦萦的花儿。

腊月二十四是南方小年。至今记得,那天清晨,母亲起床梳妆,水仙刚刚绽放,绿叶翠裳,玉面粉颜,哥哥和我围着那盆小小的水仙花,快活地拍着手,我仿佛觉得有隐隐的花香轻轻地,丝丝缕缕般地向我飘来,像是一张细密的网,将我层层缠绕,温柔缱绻。

成长是各自的奔忙,亦是最初的苍老。而今回首,只觉苍茫三十年,光阴浩渺,人世蹉跎。三十年来,哥哥与我各自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奔跑,我们越跑越远,终于将父母遗落在了不曾回眸的远方。老去的父母,像是老去的根,固执地守在我们出发的原地。

我常常怀念起,记忆深处,那个水仙初放的冬日的清晨,常常怀念起,小

时候,那些与父母在一起的,安闲又快乐的时光。只是而今,父母早已皓发苍颜,垂垂暮年。尤其近些年,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好几次,哥哥与我都邀父母来与我们同住,可父母又总是推辞。

去年初春的一个午后,老友鸣给我发来信息:“你猜我刚刚看到了谁?……我看到你妈妈,一个人在汉丰湖边晒太阳……”简单的一句话,仿佛一枚小小的银针,扎得我心底猛地一痛。都说老来最怕寂寞,可我的母亲不正是在孤独地应对着这虽所剩无几,却又滔滔而逝的璀璨流年吗?

趁着“五一”假期,我回了趟老家。也就在那天夜里,我与父母有了一次长谈。“来重庆吧,离我们近,医疗也方便。”母亲说:“这老地儿,住惯了。而且……不想成为你们年轻人的负累……”“别人所谓的上有老,下有小,对于我来讲却是人间最幸福最圆满的事。”我当即打断母亲的话,稍后继续说:“更何况,你俩都已是古稀之年,而我多么希望我们今生能有尽量多的时间在一起……”“听说现在主城的医院都是智能设备,我担心……”父亲低声说。“不用担心,如果你生病了,我会陪你。”我握了握父亲的手。“但是,我咳嗽得厉害,如果和你们住一起,你们虽说不嫌弃,但我自己不安心呀。”父亲接着说。“我想过了,我在单位附近不是有一套小户型吗,我请师傅来翻修一下,就你和妈妈住。地方虽小点,但也方便打扫呀。”我笑着接过父亲的话。“可是……”母亲还想继续说。我抬头看着她,静静地说:“别说了,时间那么宝贵,难道你们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快乐地在一起?”父母默默地看着我,我搂着他们的肩轻轻说:“我只想我们在一起,就像我小时候那样!”

一个冬阳的午后,父亲来电说,母亲已在老家欢天喜地地收拾行李,准备搬家了。彼时,我正站在刚刚翻修好的房间的窗台前,金色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暖洋洋地落在我的身上。我说:“好啊,等你们来了,我们再种些花儿。”片刻,只听见父亲在电话那头轻轻回:“我想种一盆水仙!”

(作者单位:重庆市电力行业协会)

诗/绪/纷/飞

乳名

黄恺新

我的乡愁,自己坚守
我的乳名,属于自己

当我走出大山
乡愁和乳名相互牵着,生怕走丢
我的乳名,养着乡愁
我的乳名,是父母心中的全家福

想家的时候,我的乳名会偷偷流泪
嘴角上扬的时候,乡愁会随着微笑
从小到大,在爹娘面前
我的乳名总是跪着

父母习惯呼唤我的乳名
乳名,是我的乡愁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苔/笺/小/札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草可

春运前的周五晚上七点多,我接到货车司机刘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当晚凌晨会经过服务区进城方向,问我能不能来领冲锋衣。我立刻回答:“当然可以,这是我们公司专门为货车党员司机准备的福利。”随后,我赶紧安排好领取事宜,并把值班保安的电话留给他,叮嘱他提前联系,好让我们准备。讲真,类似的电话在日常工作中确实很多,我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当晚入睡,我感到喉咙肿痛,浑身发冷,四肢酸软无力。含了西瓜霜,又服下一粒布洛芬,便早早缩进了被窝。床是那时最温暖的归宿,我安慰自己:“有感冒药助力,今晚一定能睡个好觉。”

然而这样完美的自我暗示,并没有带来安稳的睡眠。半夜,我开始浑身燥热,口干舌燥,意识在昏沉与清醒之间徘徊。失眠像看不见的细菌,悄悄在黑夜蔓延。

过去一年,从春到冬,我经历过太多这样辗转反侧的夜晚,思绪飘零,数不清多少次与清醒对峙到天明。

又是一个浓稠得化不开的夜。一点,两点,五点……时间在枕边无声流淌,我一直醒着,却贪恋被窝里那点稀薄的暖意不愿起身。心里莫名涌起一阵焦躁,甚至有些抓狂。我不明白,为什么白天那么累,夜里的睡意却迟迟不肯降临。那种无迹可寻的飘忽感,让我觉得自己仿佛一无是处。

直到清晨六点三十三分,我摸过手机看时间。屏幕亮起的瞬间,一条浮窗短信明晃晃地映入眼帘:“感谢领导对我们大货车驾驶员的关怀,礼品已经领取到了,谢谢!”

发送时间显示为凌晨一点零二分。

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忽然潸然泪下。我静静地问自己:是被感动了吗?这些司机平日没少“麻烦”我们——免费停车,免费打水,免费洗衣洗澡……“司机之家”里的一切服务都是免费的。我们之间,似乎只有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谈不上什么交集。可他,却郑重地发来一条感谢短信。

说实话,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工作,本质上就是服务行业。很多时候,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委屈和难受只能默默咽下。也正因为如此,这条短信让我读出了更深的意义:一种被认可、被尊重和被看见的温暖。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人间值得。人这一生,多数日子都是默默无闻和碌碌无为。能够被一个陌生人看见、听见并记住,我们所做的事,才超越了简单的“服务”,变成了某种微小却真实的“利他”。而这或许正是生命里隐约的价值回响。

人生,本就是一场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旅程。途中有陌生人的偶然参与,有他们无声的肯定或一句真诚的喝彩,这条路才不至于孤单。我们所付出的耐心与善意,或许不会立刻得到回应,但它终究会以某种方式,悄悄回到我们身边。

于是我不再留恋被窝,起身洗漱,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当我推开轩窗,发现晨光微露,空气清新。我开始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心/香/一/瓣

跨越山壑的那一拜

唐富斌

令我难忘的,是半个世纪前父亲的那一拜。

那是在春节。父亲迈进母亲娘家的屋,放下沉甸甸的背篋,未来得及站稳脚跟,见到了长辈经过,就来了一个磕头拜。受拜者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有点慌张,随即镇静了下来,用枯瘦若柴的手搀扶着膝下年纪并不算轻的晚辈。我感觉父亲的那一拜有点突然,后来我揣摩,大概父亲是不想引起受拜者过多的注意,以免客气,导致那个头磕不下去。

外公外婆家在黔北大娄山的深处,一个叫高山杉木溪的小地方。父亲春节回老丈人家并不轻松。一来路远,须得徒步三十多里。那路属于旧时川黔盐茶古道的组成部分,通往贵州桐梓等地。远处看,古道像晃荡在山梁和沟谷间的麻绳,逼仄,惊险。因山民的跋涉,有盐巴和旱烟、洋芋、苞谷、干海椒、魔芋干等山货往来,于是旧时的官府便在川黔交界处设了一道隘口,以四川省南川县(今重庆市南川区)、贵州省桐梓县的县名第一个字,取名南桐关。地址就在今天万盛高山谷南门的江流坝。

去外公外婆家的路难走,一路上,经过大河沟、二墩岩、灵官顶、水口岩、大茅坡、寨子山、一碗水、鲤鱼河谷、高山关口等山岭溪河,要数小时。我那时之所以有动力,缘于外婆家有好吃的,有一起放牛羊梭山坡的玩伴。但父亲的长路却纯粹是为了一份亲情。他背上的大背篋,装满了孝敬长辈和亲人的礼品。有白砂糖、水果糖、冰糖、灰面糖。每份一斤,纸包装上贴有一张喜色的红纸;腊肉,每块有三四斤,系绳处也缠了一圈红纸,

那是送给至亲的。贫瘠的年代,两斤一把的面条也被当作礼品。那时的礼品寒微,但情义深重。走的人户也很宽,不能忘掉任何一家亲戚。

母亲一方的亲戚山一沟一户一家,散布在那方乡土的各个角落,我跟着逐家去拜过年。父亲肩上的背篋,得有好几十公斤重。大娄山大牙交错,有的看似咫尺相呼也能应答,但真要走近那个亲切的声音往往需要大半天。这都不算啥,最怕的还是纷飞着雪花的冰牙子和凝冻的路上行走,路滑,稍有不慎就可能眼花脚掉进万丈深谷。而向佝偻身躯负重跋涉的父亲,却是乐呵呵的。

父亲在春节的那一拜,像一股和煦的气流,让冬日变得暖融融的。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父亲给他的父母和他的岳父岳母那种隆重的磕头拜年。因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已离开了尘世,有的连他也未曾见过。

前些年渝黔边区修公路,我借机搭了个帮手,协助修建了跨省市的鲤鱼河大桥。从此再到外公外婆所在的村庄,终于告别了令人心酸的千年古道。我想,这也算是我给那方水土的长辈,一个特别的跪拜礼吧。

现在走那方的亲戚,只需轻松驾车一小时即可抵达。可惜,我父母已辞世几十年,而那个熟悉的高山杉木溪湾子,也因洪水和泥石流侵扰,亲人们早已异地落户,唯有一片废墟残留在草木丛中。父亲跨越山壑去母亲娘家给长辈的那一拜,依然鲜活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作者系万盛经开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